

是继续一段游戏

还是决意携手一生

是继续享受寂寞

还是从此柴米油盐

此岸 彼岸

其实

只有 1 毫米的距离



距离 爱情1毫米

丁建略 赵彤 崔巍◎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距离 爱情1毫米

丁建略 赵彤 崔巍◎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海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距离爱情1毫米/丁建略，赵彤，崔巍编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032-3705-8

I. 距… II. ①丁…②赵…③崔…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768号

书 名：距离爱情1毫米

作 者：丁建略 赵彤 崔巍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cttp@cнта.gov.cn

发行部电话：010-85166507 85166517

印 刷：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版 次：2010年01月第1版 2010年0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12

字 数：200千

定 价：20.00元

I S B N 978-7-5032-3705-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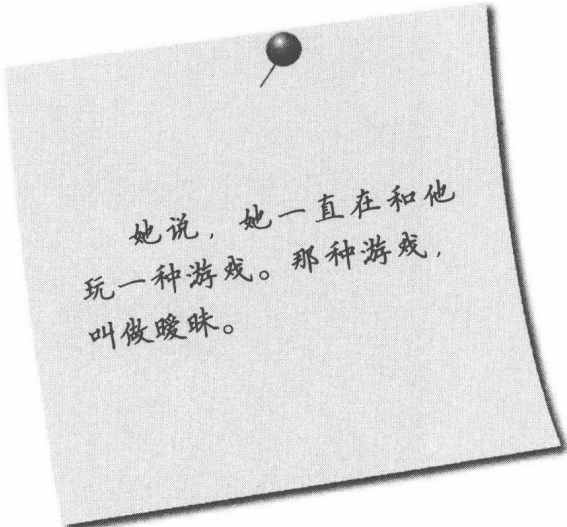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爱情不在服务区 1

一毫米的距离	3
爱与痛的边缘	11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	19
短信里的那抹香	29
没有相恋，已然失恋	37
如果有两个老公	45
三十七度二	53
享受穿越无有之境	61
一朵雏菊花	71
缘分是杯酒	79
勇气	85
一生能有几次失速流离？	91

第二部分 以爱情的名义 101

暧昧：男女关系的无名之名	103
--------------------	-----

无根世界的有情挣扎	115
暧昧经济学	127
网络中的暧昧：一种新型人际互动模式	137
穿越“暧昧吧”	153
围城里的暧昧	163
 第三部分 暧昧，是不是一种爱？	 173
问题一：上床，会不会丧失暧昧的美感？	175
问题二：暧昧挑破后被拒绝，还能做朋友吗？ ...	176
问题三：谈恋爱，非得先暧昧暧昧？	177
问题四：借助和领导暧昧升迁，道德不道德？	179
问题五：铁哥们儿，真的只是暧昧的幌子？	180
问题六：穷人，就没有暧昧的权利吗？	182
问题七：能同时和几个人暧昧，是多情还是无情？	183
问题八：通过网络，暧昧的火，该燃烧还是该冷却？	184
问题九：暧昧得来的感情，应该拥有信任吗？ ...	185
问题十：暧昧，是不是一种爱？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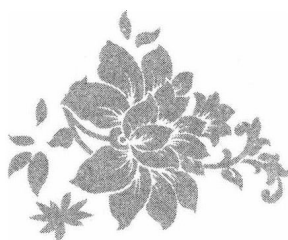


她说，她一直在和他
玩一种游戏。那种游戏，
叫做暧昧。

L
ove is out of service

第一部分 爱情不在服务区





一毫米的距离

她说，她一直在和他玩一种游戏。那种游戏，叫做暧昧。我却觉得不是这样。他们的确一直在玩一种游戏，只是这种游戏，叫做假装没有爱上对方。这大约是我在写倾诉故事中最大的一次挑战。我不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迫使他们违背内心的情感如此之久。

吴溪，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们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写手。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容易疲惫，讨厌受到约束。所以她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做起了自由撰稿人。所以她离开了虽然无趣但对她还不错的丈夫，成了一名离婚女人。

我和他是在喝酒的时候认识的。那一夜，我离婚整整一年。你是知道我的，外强中干，离婚的时候我一声都没哭，不知道为什么隔了一年之后才忽然觉得难过。我是那种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人，所以必须找个办法让自己停止哭泣。于是，我想到了酒。

租的房子后面就有一个小酒吧，很小、很安静，没有演艺表演的那种。我素面朝天，穿着牛仔裙和脏球鞋就下楼了。反

正也是为了买醉，不是为了勾引谁。我忘记自己喝了多少了，反正为了醉，我喝了平常从来不喝的净饮威士忌，不加冰也不兑雪碧，就干喝。那滋味真叫一个烈啊，顺着喉咙下去，能把心都点着了。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迷糊了。我一迷糊，就觉得自己特漂亮，哪个男的都能看上我。我一觉得自己特漂亮，胆子就大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他了。其实我不知道是我先看见他，还是他先看见我的，反正我们就互相看见了。你信吗？

我不能不信。那天吴溪离婚的时候，我陪她喝了一夜。最后给我喝哭了，她却没事。我记得她就在那一夜说了一句非常有禅机的话：一个成熟女性要想把自己喝醉，一定是想干点超越道德底线的事情。我想，时隔一年，这个成熟女性已经准备好了要干点超越道德底线的事情。其实，女人更害怕寂寞，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

小酒吧很安静。他走过来请我喝啤酒。我说不喝啤酒，喝啤酒的人都是不会喝酒的人。他笑着说他就是不会喝酒的人，他只喝啤酒。我说你原来和我前夫一样啊，都是没什么情趣的人。我这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吧？可是他丝毫没受到刺激，反而把脸更凑近一些，呼着酒气对我说：“那好啊，我如果有一点点像你前夫，那是不是证明，你有可能会爱上我？”

应该说，活到三十几岁，我基本上对这些桥段已经不感兴趣了。但是能在短短时间内就超出我意料两次的人和事，算算还真是不多，这个人却做到了。于是，我也往前凑了凑，学着他的样子呼出一口酒气，挑衅地说：“真不巧！让您失望了。我根本不爱我的前夫，我只是，我只是——”我忽然“只是”不出来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界定我和前夫那一段荒唐的关系，一时哽咽了。对面的他似乎了解了我的恐惧，伸出手，摸着我的额头，用父亲一样的口气轻轻地说：“孩子，不要怕，

没有人逼着你说。忘了吧，最好能都忘了。”他不说还好，一说我更忍不住了。我这人就受不了别人对我好，别人一对我好我就想哭。于是抓着他的袖子就哭起来，几乎哭到抽泣。

他一直耐心地安慰我，用非常非常低沉的声音，耳语着。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他当时到底说了什么，我只是觉得那种声音比烈酒更有催眠和蛊惑的力量。这时，小酒吧在放着一首老掉牙的歌，辛晓琪的《荒唐》。李宗盛用残忍的智慧写着：“不要再念念不忘那张曾经热闹过的双人床，和过去美妙的时光，它只会让人更感伤。”也许，我就是在那一刻失去理智的。我死命拽着他的袖子，把脸凑到他耳朵旁边说：“我根本不爱我的前夫，我只是和他睡在一起。怎么？你想和我睡在一起吗？”

吴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着实在我意料之外。因为她虽然言辞大胆，但行事素来是保守的。也许，人在极端的情绪操控下，都会呈现出另外一个自己吧！我顺着她的话往下问：“于是，就真的睡在一起了？”

是的，我们就睡在一起了。酒精能使女人变得简单和天真，但是渗透在血液中的温暖会被一点点地带走。在他的注视下，我发现我真的强烈渴望一个男人的温暖。那一夜，可以算是倾情投入了，我们不知疲倦地大战了几个回合，我仿佛把这一年来积攒的力气都用光了。你们这些做访谈的，以前不是非常流行一句话吗？叫做——只爱陌生人。我现在明白了，和陌生人在一起的好处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历史，也没有人关心你的未来。你完全可以放松警惕，听从内心深处和身体里面最真实的声音。

之后，他紧紧地把我圈在胸口，然后就沉沉睡去了。我一直不习惯睡在一个男人的怀抱里，以前和前夫在一张床上的时





候，我总是习惯在完事之后洗澡，然后滚到床的一边去自己睡。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我心里有疙瘩，不喜欢男人身上的味道。可是他的味道就很好闻，虽然我试图挣扎了几下。

吴溪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抹简单的天真的神色。我突然意识到她对自身行为的迷惑。33岁的她大约是非常不解自己怎么可能将一次刻意出轨的一夜情发展成为相守在一起的默契。这种揣度猜疑的神色，让我想起爱情最初的样子。现在的问题在于，他和她在经过了这一夜之后，双方都是如何反应的，是继续保持联系，还是干脆形同陌路？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结账走了，枕头边上留了字条和早餐给我，字条上写了电话号码，没有名字。我只看了一遍就把他的电话号码记住了，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主动打给他，我已经过了对什么事情都不能控制的年龄了。之后的一段时日，我接了一个活儿，离开了这座城市。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床上醒来，我时常会想起曾经有一个强壮温暖的怀抱，紧紧地护卫过我，但是似乎也就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再次见到他。

一天经过小酒吧，老板突然冲出来拦住我，紧张地问：“你到底去哪里了？你先生找你找得很厉害啊。两口子打架，犯不着离家出走吧？他几乎天天来这附近找你，心也够诚的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都是缘分！”几句话说得我一头雾水，完全摸不着头脑，只能连连点头附和。之后好长时间我才缓过劲儿来，一定是他到小酒吧找我了，还编排了我的瞎话。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莫名的欣喜，仿佛他的惦记是我存在的证据。但是我仍然没有主动联系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恐惧。又过了几天，酒吧老板对待我的态度已经明显呈现出愤怒的趋势，他几乎是指责一样地对我说：“不管你怎么生气，老公生

病住院你总不能不管吧？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真是够狠心的。”他生病了？住院了？我忽然间有些担心，直接拨电话给他，那一刻，我才发现，他的号码我烂熟于心。

他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这个方法一定有效！”我们没有说想念，我没有责怪他的欺骗，他也没有质问我为什么消失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总之，我们在那一次电话之后，吃了一餐热乎乎的饭，然后又挤在了一张暖洋洋的床上。吃饭的时候，我们交流得很愉快，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总是能透析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挤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非常熟悉，仿佛认识了好多年，从来没有离开过。

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似乎已经无须再多说什么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像是一见钟情。虽然他们两个人都不再年轻，却仍然有钟情的可能，不是吗？

当然不是。我一定没有爱上他，他也一定没有爱上过我。我没有告诉过他我是做什么的，他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甚至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手机里，他的名字就是他的电话号码的后四位。而在他的手机里，我的名字是“小失”，他说我是那个动不动就会玩失踪的小孩子。

之后，我们常常见面，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的时候还一起逛街。他总是说我的审美眼光很好，他出国开会的西装领带是我帮着参谋买的，他家里用的窗帘的颜色和质地是我最终敲定的，他丢了手机之后说只记得我的电话号码，我还帮他买了同一家公司出的电话，然后帮他把所有的电话记录都导进了新的手机里。我从不向他求助。但是很奇怪，他似乎总是能掌握我的行踪。那一次我得了风寒高烧不退，正一个人在家饥肠辘辘，靠热开水过活时，他突然提着白粥如天神一般降临。我来





不及问他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就先捧着保温饭盒喝了一大顿粥。好不容易身上有了些力气，佯装凶残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说！是不是为了接近美女故意雇佣了私家侦探？！”他忽然收起了搞笑的神色，皱着眉头，凝重地走向我，蹲下身来，帮我盖好被子。他的脸离我似乎只有一毫米的距离，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小失，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必须好好照顾自己。”

他的认真，几乎吓着了了我。

吴溪口中的那个他，几乎无所不能。他的幽默能逗她笑，他的身体能给她温暖，他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找到她，他能在他不需要的时候离开她。这个男人，几乎就是神。我非常有兴趣知道的是，这种胆战心惊、彼此关心，却又必须拼命藏住关心的日子，他们是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在维系着。

依靠不爱啊！这还不简单。每天对自己说十遍，你不爱他，你不认识他，就可以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方式很奇怪。有一次，在激情过后，他蒙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他经常梦到我，梦里的我时常是穿得花枝招展的去和人相亲。他说他在梦里觉得他的身体特别疼，反复地告诉自己这是梦，千万不能相信，可是却怎么都醒不过来。他说的时候我在他的怀抱里很想转身看看他的眼睛，可是他就是使着蛮力不让我动，把我死命地箍着。他说的时候断断续续地，时常还有哽咽的声音，我猜测也许他的眼睛里有泪，可我没有办法看到。在他的诉说中，我那被他蒙上的眼睛里，居然也流出了泪。

实则，我也经常梦见他。每次梦见他的时候，他旁边都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和漂亮的孩子。我想，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希望他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的。或许这样，我就更能接受所有可能的结果吧。无论那结果是我们最终彼此厌倦，还是因

为东窗事发而不得不分开。又或者仅仅是，时光流逝了，地点转移了，然后自然分开。又或者是，因为某些意外和伤痛，一个人先走了，另外一个人也能平静地接受。毕竟，我们彼此，都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前几天，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国。我知道他经常出国工作，至于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说，就当做是一次旅游吧，如果我反感的话，自己出一部分费用，还可以请他在国外吃饭。我迟疑了又迟疑，最后还是拒绝了。我对他说，我是一个穷人，我甚至连买一套能穿着出国的像样的衣服的钱都没有，更别提在国外请他吃饭了。我让他出去好好去泡外国的女人，给中国人好好长长脸。他又一次收起了搞笑的神情，把脸凑过来皱着眉头对我说：“我有钱啊，我的钱就完全可以是你的钱啊！”他的态度太认真了，我几乎要相信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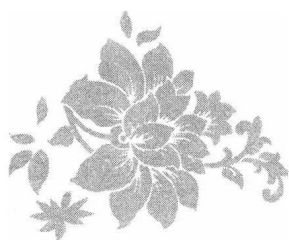
作为倾听者，我不知道我该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在我看来，这样的两个人，在彼此已经承认相爱的事实之前，早就已经深深地相爱了。只是，过往的经历如重重的茧，附着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不敢爬出来，大声地宣布自己正沉浸在爱中。又或者，是因为现代人的小小心计，让他们不停地揣测，如果我说出来，他会不会笑话我，会不会逃跑，我是不是在自作多情？从什么时候开始，暧昧，变成了一把保护伞，风雨不露地保护着渴望爱需要爱又害怕爱的那些敏感细致的内心，让它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欺骗中，沦为可怜的爱无力的综合症患者。我看着吴溪年过三十却仍然美丽的脸，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他现在在国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我不知道他回来之后我还要不要见他，可是我又害怕搬家，怪麻烦的。我估计他还是会找到我的。那我就继续和他玩这个暧昧的游戏，你觉得怎么样？反正我孤家寡人一个，什么都不怕。玩这种暧昧的游戏，我还是挺有特长的，你说呢？但我的原则不变，不问他前



世今生，不花他一分钱，不给他任何承诺，不期待他对我好。

她还是做了决定的。她决定跟他耗着。她可以不问他前世今生，可以不花他一分钱，可是她还是决定了要将自己漫长的人生中的一段时间，给他。她到底是不是一个会玩暧昧游戏的人呢？谁又能最终下定论？有的时候，刚开始是一段游戏，过久了就是一种人生。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刻意回避自己真实的内心，然而总有一天，现实会来临。我现在只希望，那个男人配得上她付出的时间和思索的深度。每个人都会幸福的。作为聆听者，我此刻正在思考的是，有的时候上帝很奇怪，他会将一场看似无目的不纯粹的游戏，转换为轰轰烈烈的爱情。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吴溪说她不信。我微笑不语。我脑海里，还是那一毫米的距离。



爱与痛的边缘

虞姬对我说，北京发往西安的列车就要开了。永远喧嚣的月台，就像她再也不能平静的心。身旁奔忙来去的人群，哭着笑着的脸孔，她谁也看不见了，就是眼前的另外一个她，也一样不堪凝望。

我的这个采访对象和一般人不一样。她有着过于敏感的内心。在人人翘首盼望的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她和她那同样优秀的伙伴，历经了爱与痛的折磨。她们，就像是两只美丽的蝴蝶，经过欲望的洗礼，究竟是否能够振翅飞翔呢？

她问我，同性之爱，是否是道德的？我想了又想，只能这样回答：不过是爱上一个人，无所谓道德与否。在我的肯定下，她开始了她的讲述。

四年前的九月，一个闷热的上午，聒噪的蝉声叫乱了新生的心。

我是怀着迈进崭新命运的心情迈进燕园的，握着汗津津的寝室钥匙，我找到了敝旧的29号楼。当我把钥匙插进房门锁孔时，莫名其妙一阵心跳，那奇异的金属摩擦声拨动了我的心

弦。门开了，吱扭一声，拉得悠长，把我的紧张和憧憬都拉尽了，才看见屋内一个女孩背靠着窗台，略带惊讶地望着我。那以后我眼前常浮起那一幕：华锦披着阳光倚在窗前，带着一个亮色的轮廓，几乎是透明的，一双大大的、亮亮的眼睛在这一切的一切中凝望着我，穿透我所有的梦境。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她在等，等大学四年中第一个开启那扇门的人，她赌那人是谁，她用全部心力在等，那种把自己寄托给命运的放纵和任性曾经使我大大地惊讶，又深深地理解。她和我都感应到我们之间不知以何种方式建立起来的默契，我想起了《红楼梦》中宝黛初会的似曾相识。我们在一切大家能够看到的时候都是在一起的。风风火火的华锦身边是宁静如水的我，宁静如水的我身边是风风火火的华锦。也许有人会暗地里诧异性格迥异的我们何以走到一起，我们只是牵着手走过校园里的银杏树荫，朝朝暮暮。

新旧千年交替之夜，大讲堂前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百年老校在劲歌中狂舞。寒夜被人群的欢声烧得火热，华锦拉着我，鱼儿一样在人海中游来游去，甩下一串串笑声。钟声敲响时我对华锦说：“我们许个愿吧。”我们举眼向天，夜空高远，新千年在宇宙深处神秘一笑。此时我忽然感到命运当头罩下。

第十二响钟声重新引爆了人群。华锦一跳老高，欢叫着，搂住了我的脖子，叭的一声，一记亲吻已印上了我的脸颊。

虞姬对我说，那突如其来的吻让她回味了四年，而且似乎还要继续回味下去。有时在冰冷的梦里突然会有一股温热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气息那么切近真实，让她在一种几乎要窒息的渴望中用每一个细胞去感受。我想，那应该就是爱情了。

此后，我夜里经常失眠，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爬到华锦的床上和她并排而睡。一时同宿舍女生的目光和话语都怪起来，